

# 贗復牙科受訓醫師甘苦談

新光醫院牙科 陳柏靜

一早走進醫院，映入眼簾的是贗復科的學長一動也不動蜷縮在會議桌上，伴隨著成疊的紙張和幾罐早已空了的貝納頌，那景象安靜地像是掛在牆上的一幅畫作。大夥兒刻意壓低音量，為了不吵醒熬夜的學長，早安問候聲此時成了清晨的微風輕吹而過：「噓！學長中午 meeting 的 papers 還沒念完……。」

在每天大大小小的 meetings 中，受訓醫師們準備著一篇又一篇的 journals readings，以及一場又一場 case conferences，等待著一個個的 comments。我們在一次次的 presentation 中彼此激盪著，期待引起更多討論的漣漪；並戰戰兢兢地在浩瀚知識宇宙裡汲取著養分，明白這是一場自己對知識的戰鬥，運用極為有限的腦力，層層逼近，將一個又一個的問題抽絲剝繭，試圖以一種清晰的邏輯反覆進行著 defense。我們總是恨不得在小小的大腦中，利用最有限的時間，裝下最無限的學問。

「學問，不在於知識的多寡；而是取決於駕馭知識的能力。」資深的主治醫師總是諄諄教誨著。

每當上診的廣播聲響起，我們總是摩拳擦掌地準備接受各式各樣患者的考驗。錯綜複雜的臨床狀況像是一道又一道的關卡，為了闖關成功解決患者的困擾，每每得絞盡腦汁，經過



一番深思熟慮，四處搜尋文獻上支持的論點，並和學長姐不斷地請教討論，無非是希冀在有限的經驗中，求得對患者最理想的治療計劃。

治療計劃的擬定乃至執行，開啟了一段醫師與患者揚帆起航的旅程：行程中波瀾洶湧，處處有魔鬼細節般的暗礁，酸然艱辛，卻也在汗水與淚水夾雜中，緩緩地往目標前進。途中每個學長姐和主治醫師們的相助羅盤指引著方向，正確的治療計畫更像北極星般熠熠生輝，使我們不致迷失。指引著我們抵達最後的終點，看到患者重拾笑容就像嘗到甜美果實般，感動難以言喻，於是再艱辛的旅程，都在結束的剎那化成了不著痕跡的雲淡風輕。

就像日日提神的咖啡，輕嚐的苦，入喉的回甘，在一圈圈苦澀的漩渦中，沈澱著圓潤香醇。

中午休息時間，我們總是一手拿著便當，另一手握著蠟刀，在繁忙臨床工作的喘息空檔，斟酌著如何將樹脂牙以最完美的姿態放上蠟堤，像是精心雕塑的手工藝品，我們手中的每個作品，都懷抱著重要的使命。技工室裡不停歇的修磨聲、閃爍的火光，伴隨著刺鼻的氣味，專注的神情與飛揚的塵灰，這些畫面交織成 復牙科醫師最平常不過的生活。

「今天別又留下來值班了！」「別睡在技工室，明天會嚇到人。」我們總是彼此開著玩笑。時鐘上分針與時針相互追趕，滴答滴答催促著大夥兒回家的腳步。深夜的醫院像是睡著了，但技工室卻是永不關門的便利商店，在牙科中綻放微微的光芒。排著假牙的手小心翼翼中或許帶著些許急躁，但急躁的情緒背後，無非是背負著患者對於新假牙的種種期待，使我們不敢鬆懈。

將桌上喝了一半的貝納頌一飲而盡，這個夜晚與自己的戰鬥才正要開始……。

